



青少年红色经典故事系列

党旗飘飘



金 中 主 编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青少年红色经典故事系列

党旗飘飘



金中
主编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党旗飘飘 / 金中主编. — 五家渠: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, 2012.5

(青少年红色经典故事系列)

ISBN 978-7-80756-406-5

I. ①党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革命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9294 号

党旗飘飘

出版发行	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地 址	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编:831300
电 话	0994-5677178 5677187
电 邮	xjbtcbs@163.com
网 址	http://www.btcbs.com
传 真	0994-5677519
印 刷	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× 96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57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80756-406-5
定 价	25.50 元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市场部总经销
联系人: 闫斌 电话: 0991-8817879 13609994516

目录

mulu

第一章 党旗飘飘:血与火的考验

- 1 毛泽民的故事
- 68 英勇顽强 敢打敢拼
- 96 吴运铎:把一切献给党
- 105 董存瑞:舍身炸碉堡
- 125 杜凤瑞:壮志凌云
- 133 黄继光:舍身堵枪眼
- 144 邱少云:在烈火中永生
- 153 邓稼先:科研尖兵国之骄子

第二章 英雄群体:我为党旗添光彩

- 169 公交三烈士:你们的血照亮我们的路



- 174 郭忠田战斗队:创造战争奇迹的志愿军英雄排
- 178 “毛泽东号”机车组:铁路安全运输的一面旗帜
- 182 南京路上好八连:永远飘扬的旗帜
- 190 火海群英:32111 钻井队
- 195 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:雪域高原的一座丰碑
- 19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:爱民模范“赵尔春班”
- 201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: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十英雄
- 205 “女排精神”: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

主要参考文献

1. 中国共产党历史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1.
2. 中国共产党简史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2.
3. 中国共产党章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2.
4.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5.
5.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5.
6.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5.
7.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6.
8.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6.
9.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(试行)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8.
10.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2019.



毛泽民(公元1896年~公元1943年),化名周彬,男,汉族,湖南省湘潭县人,中共党员。

1921年,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,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,走上了革命道路,成为职业革命家,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1938年2月,受党中央派遣,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、民政厅厅长等职。

1942年9月17日,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。1943年9月27日,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,时年47岁。

第一章 党旗飘飘: 血与火的考验

毛泽民的故事

(一)走出韶山冲

毛泽民烈士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弟,生于1896年4月3日。他从小在家务农,没有读多少书,但他聪明好学,又舍得下功夫,到十几岁的时候,不但能扶犁掌耙,样样田里工夫都拿得起,而且能说会道,还能双手拨算盘。左邻右舍提起他,都竖着大拇指,夸他是勤劳生产、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。青年时代的毛泽民中等身材,圆盘脸,一双清澈、明亮的大眼睛,高高的鼻梁,厚厚的嘴唇,见人老是笑咪咪的。他爽快、随和,加上待人





诚恳,乡里的人都愿意和他来往。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节,韶山冲里可热闹啦,天还没有黑,乡亲们就敲着锣鼓、亮着龙灯,一路呵嗨地玩到毛泽民家里来了。遇到这种时候,毛泽民总是笑呵呵地打着招呼,跑进跑出,尽家里最好吃的东西往外搬,在上层场的地坪里款待乡亲。平时哩,遇到乡亲们田里功夫做不赢,毛泽民总是跑去帮忙,搞得泥一身汗一身的,比做自己的事还贴心。自然,轮到他做不赢的时候,乡亲们也都跑到他田里来啦。

1919年10月到1920年1月,在这短短的4个月中,毛泽民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了。当时,他的哥哥毛泽东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,小弟弟毛泽覃,想在大哥的身边读书,毛泽民默默地独自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。

1921年春节,毛泽东从长沙回到了韶山冲。毛泽民心里好高兴啊,他一把拉住哥哥的手,差一点跳了起来。他心想:这下有主了,家里今后的生活,哥哥一定会重新调摆一下的。

这天,哥哥拍着毛泽民的肩膀说:“泽民,以后这个田你也不要种了,我看你还是跟我出去读书吧。”

毛泽民愣住了,过了好大一阵,才瓮声瓮气地答道:“读书倒要得啰,那家里没饭吃就莫怪我呀!”他嘴里是这样说,心里却想道:哥哥可能是跟我说着玩的吧,家里总要留人种田呀,我怎么能够离开家呢?

哥哥看出了毛泽民的心思,便认真地对他说:“吃饭你不要管啦,你每月的伙食费归我出。泽民,我说的都是正经话,你认真想一想吧。”

毛泽民这才真正地吃惊了。他长这么大,还很少走出过韶山冲哩!他的天性是那样的憨厚、那样的纯朴。担起一家人的衣食,让哥哥能够安心在外面做事,弟弟、妹妹能够上学念书,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了,当时,他怎能理解

哥哥这个主意的深意呢？

哥哥走开后，毛泽民开始认真地想这个问题了。他想啊想啊，自己也不知是怎么搞的，竟走到堆放农具的杂屋里来啦。他抱着脑门，蹲在那里，痴痴地望着挂在土墙上的犁耙和支在墙脚的锄头。从十来岁的时候起，毛泽民就天天和父亲扛着这些农具，踏着朝露下地去干活。十多年来，他精心地使用和爱护着它们，他无数次地从它们的身上体会着耕耘的辛劳和收获的喜悦。这些农具，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啦！

一想到自己就要离开它们，而且，很可能是永久的离开。毛泽民禁不住心里一阵阵发慌。他像火烫着一样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摇着头，自语道：“啊，不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

这天晚上，毛泽东把全家都叫到火塘边，和大家说了半晚的话。他一边用火钳拨着火，一边沉痛地向大家说着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于是，毛泽民他们知道了，官僚、地主、资本家的压迫剥削，封建军阀的混战，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使祖国处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。再这样下去，中国就要亡国了！大哥接着告诉大家，光顾自己有饭吃可不行啊，要使全国人民都要有饭吃。怎样才办得到呢？就要走出去干革命！这叫做舍小家为大家。

毛泽民坐在旁边，用双手支着下巴，静静地听着，火塘里的火苗儿把他那红红的脸盘和清澈的大眼睛映得闪闪发亮。哥哥的话像一根银针，拨开了他心头的云雾，他恍然大悟地自语道：“哥哥原来是叫我去干这样一桩有意义的事呀，这个书应该去读！”

几天后，毛泽民告别了韶山冲，和泽覃、泽健一道，跟着哥哥，沿着田间



的小路,出发了。

这是一个早春的上午,暖融融的春阳照着大地,路旁松软的泥土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。泽覃和泽健欢闹着,追逐着,跑到顶前面去了。

毛泽民担着一担行李走在最后面。他一路上总是在不断地警告自己:千万别回头,跟紧哥哥,快点走!但是,不知怎么搞的,他的步子却越来越慢了,最后,他终于停住了脚步,深情地回过头去,朝生他养他的韶山上屋场打量了最后一眼。

上屋场静静地沐浴在淡黄的春晖中,平展的地坪、橙色的土壁、油黑的屋顶,屋后,一圈翡翠的竹林,再后面,是一山青翠的松树,层次是那样的鲜明,色调是那样的和谐。望着眼前这亲切而熟悉的一切,毛泽民的眼睛不禁湿了。他想:“要是今天不走,现在也该扛着犁,吆着水牛下田去了。节气到了,闲了一冬的田土该要开犁下种啦。”

毛泽民正在沉思间,一只温暖的手掌落在他的肩上。

毛泽民回过头一看,哥哥站在跟前,正朝着他笑哩。毛泽民难为情地笑了笑。哥哥体贴地对他说:“走吧,泽民!不要再想啦,热土难舍也得舍啊!我们今天离开韶山,是为了将来让韶山和全国变得更加美好!”

毛泽民点了点头,将行李担换了肩膀,跟着哥哥,大步走出了韶山冲……

(二) 培德里的战斗

1925年,党派毛泽民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,并担任中共中央出版部的经理。那时,他已是一个有着3年党龄的、成熟的共产党员了。



上海,当时是反动势力的堡垒,西方冒险家的乐园。十里洋场,车水马龙,呈现着一派畸形的繁荣。南京路两旁大厦高矗,像两道灰乎乎的悬崖峭壁。从高处望去,街道变成了深深的峡谷。电车、汽车像小甲虫一样,在峡谷里缓慢地爬行着。街市上,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象魔鬼的眼睛,不停地眨着,变幻着颜色。到处都可以看见大腹便便的商贾,高鼻子的洋人和涂着口红的妖艳女人。老式有轨电车的铃铛声、汽车的喇叭声、小贩的叫卖声闹成一片,把人的耳朵都震得发麻。

毛泽民来到上海,正是傍晚时分。一下火车,十里洋场那刺眼的灯火和喧嚣的声浪立即使他深深地皱起了眉头。他从小在家种田,1921年出来参加革命以后,在安源山沟沟里搞了一段工人运动。他闻惯了田野和矿井的气息,熟悉的是工人和农民。城市,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都会,对他是十分陌生的。这是一个崭新的环境。毛泽民深深地懂得,从他踏上这花花绿绿的十里洋场起,迎接他的将是数不清的艰难和险阻。但是,他没有惧怕,没有畏缩,为了党的工作,毅然地跨进了这座神秘的都会。

毛泽民一到上海,就在新闸路的培德里建立了机关。当时的上海还在反动派的手里,我们党的机关那时都是秘密的,当然不能像现在一样,挂着牌子办公啰。毛泽民花了很大的气力,和同志们重新整顿了党在上海的几家印刷厂后,便化名杨杰,以印刷厂老板的身份和上海的商会拉上了关系。

有了这个公开的身份,开展工作就方便了。毛泽民身穿长衫,头戴礼帽,和人家谈生意,接业务,暗地里为党筹办书店。花了一年的时间,毛泽民终于在上海办起了两家书店,一家叫上海书店,一家叫长江书店。同时,他还和各地的进步书店取得了联系,并把一些共产党员介绍到那里去工作,暗暗地销



售进步书籍。这样一来,我们党中央出版部的出版、印刷、发行、一整套机构都全啦!大量的马列著作,党的刊物和党的文件,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斗争的第一线。敌人吓慌了,派出宪兵、警察,到处搜查。

但是,谁会怀疑这位商界有名的“杨杰老板”呢?他洒脱大度,交游广,信誉高,生意越做越大,同行业的老板都想巴结他哩!哪个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出版部总负责人毛泽民呀?

其实,这位“杨老板”,一回到家里就不像老板啦,他把长衫一脱,和“伙计”们围在一张大圆桌上吃饭,说说笑笑,像亲兄弟一样的亲呢,没有一点老板的架子。“杨老板”从来不用命令的口吻对下面的人说话,遇事总喜欢自己动手来做。

1923年,我们党为了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,帮助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。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,制定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三大政策——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。这意思是说,联合社会主义的苏联、联合中国共产党,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。这些政策立即得到了全国进步势力的拥护和赞同。于是,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。

当时,虽然满清王朝早已经被推翻了,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仍然被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盘踞着。为了扫除封建残余势力,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,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,发动民众,集结力量,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。

北伐军从广东出发,兵分三路,直指湖北、江西和福建、浙江,一路所向无敌,军威大振。为了策应北伐军攻占上海,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四个月内,接连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。但是,因为准备不充分和反动军阀孙传芳的残酷镇

压，都遭到了失败。

1927年3月，党派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上海工人阶级，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。一切起义的准备工作，都在秘密而紧张的进行中。上海，就像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，表面上平静，里面却翻涌着炽热的岩浆。

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候，孙传芳为了维持他在上海的反动统治，像发了疯似的屠杀革命群众。最多的一天，就有40多个人在上海的大街上被杀害。白色恐慌非常严重。在上海城里，已经可以隐隐听到北伐军隆隆的炮声了。周恩来同志决定在青云路的一栋房子里，秘密召集上海各厂工人代表开会，讨论组织工人纠察队，配合北伐军，里应外合，夺取上海。

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傍晚，印刷厂奉命印好了一批传单，准备提前送到青云路的会场，第二天分发给各厂的代表带回去。可是，担负这个工作的交通员被军阀杀人吓坏了，说什么也不敢接受这个任务。发行部门的负责人发愁啦，因为，从培德里到青云路，途中有敌人大刀队把守，对行人盘查很严，而且，这批传单是用红红绿绿的有光纸印的，又多又显眼，若是交给一个新手去送，出了漏子就麻烦啦！正在这时，毛泽民从外面联系业务回来了。发行部门的负责人赶紧将这件事情向他作了汇报。交通员估计批评一顿是少不了的，便低着头，准备挨“刮”。

谁知毛泽民听了这情况后，并没有向谁发火。他焦急地看了看怀表，把衣袖一挽，二话没说，扛起这扎传单就走。

旁边另一位交通员为毛泽民大无畏的精神感动了，他一把拖住毛泽民，激动地说：“杨老板，你去不得！你是领导，责任很大，不能去冒这个险！”



毛泽民说：“同志，这是什么时候了？明天一早就要开会，传单必须在会上分发给每一个同志，战斗就要打响了！可现在，传单还在印刷厂躺着！”

大家听毛泽民这样一说，都激动起来。刚才说话的这位交通员，一把从毛泽民的肩上夺过传单包，扛上就走，一边说：“让我去吧，我保证送到！”

毛泽民见他决心很大，便对他说：“你去可以，但必须做到两点：一，要按时送到；二，决不能出事！”

交通员坚定地回答：“是！”转身就走。毛泽民又叫住了他，交代他坐人力车去，传单就大大方方地放在膝前，要是敌人问这红红绿绿的是什么，你就说是帮人家装订的基督教《马太福音》。

交通员临出门，毛泽民又轻声地对他说：“先扛到十字路口，再叫人力车，记住，千万不能暴露机关的所在地！”

交通员完成任务回来时，已是半夜了，毛泽民仍在机关等他。听了交通员详细地汇报了闯关的经过后，毛泽民使劲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谢谢你，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，我代表党和人民感谢你！”

交通员感动地说：“杨老板，今天要不是你的行动教育了我，我哪里有胆子去完成这个任务啊！”

(三) 脱 险

3月21日，在周恩来同志的英明指挥下，上海80万工人同时罢工，接着，举行了武装起义。可是，在城外的北伐军前线指挥白崇禧，却按照蒋介石的密令，按兵不动，让北洋军阀去削弱工人的力量。尽管如此，英勇的上海工

人阶级,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,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,依靠自己的力量,终于在22日占领了全上海,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。毛泽民心里好高兴啊,他带领出版发行部的同志,通宵达旦地工作着,赶印革命的传单、布告。大家虽然很辛苦,但心里却特别痛快。

可是,时间刚刚过去20天,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、窃取了北伐军要职的革命头子蒋介石,却公开背叛了革命,首先向上海的共产党员和起义工人举起了屠刀。一瞬间,工人阶级用鲜血换来的新上海,又重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。

幸好毛泽民带领同志们及时地转入地下,使党的发行部门和印刷厂得到了保全,并很快恢复了活动。唯一使毛泽民不放心的是装订作坊,因为那不是我们党办的,而是一家私人工厂。那里的老板姓傅,干干瘦瘦,一脸奸笑,谁也摸不透他的底。以前,他为我们干活,主要是图我们多给他几个钱,现在形势变坏啦,谁知道他心里会在拨什么小算盘呢?所以,毛泽民对傅老板特别留神,一直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地址。

这天上午,毛泽民又去装订作坊联系业务,因为,这次要签定一个生产合同,一定要他亲自出马。本来,他在电话中和傅老板约好是下午去的,但是,为了不让对方对他的行动摸底,特意提早了半天。

傅老板的作坊在一条不太热闹的小街上,临街一栋白粉壁的房子是他的账房和客厅,后面是一个不大的装订工厂。毛泽民一进门,就发现傅老板正在账房里和几个商人模样的人谈生意。大概是价钱上有些分歧,一个商人伸着手想把算盘上的那个零头子儿拨下来。傅老板用瘦嶙嶙的双手护着那颗算盘珠子,说什么也不让。双方面红耳赤,争得不可开交。

傅老板抬头看见了毛泽民,那气冲冲的脸上立刻堆满了笑。他急忙抽回



算盘，往墙上一挂，朝其他的几个商人拱了拱手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等下再谈。”他从账房抽身出来，亲热地拉着毛泽民的手，把他让进了隔壁的客厅。毛泽民知道傅老板平素是一个把钱看得很重的人，今天却一反常态，把一笔快要讲成的生意丢开不管，热情地来接待他这位共产党的“老板”，心里不禁起了疑心。为了摸摸对方虚实，他装作很抱歉的样子说：“傅老板今天实在太热情了，可冲了你的生意，我担当不起呀！”

谁知傅老板打了个哈哈说：“你还跟我讲什么客套？老主顾啦，理当关照嘛。”

毛泽民进了客厅，傅老板就张罗着要亲自出去泡茶，毛泽民忙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拉住他道：“不必客套啦，你我事情都多，我看还是抓紧时间先谈吧！”

傅老板见毛泽民这样一说，也只好算了。于是，他一迭连声地喊外面的听差泡茶进来。

本来，今天要接洽的业务不多，而且，毛泽民也不会为几个小小的零头去和傅老板争算盘珠子，按理是不需要花多长时间的。可是，这笔生意偏偏谈得很慢，因为，傅老板在有意磨时间。谈着谈着，毛泽民发现精明的傅老板谈生意时有些心神不定，他心中不由得更加警觉起来。但是，他表面依然谈笑自若，声色不露。

业务还没谈完，傅老板果然坐不住了，他向毛泽民道歉说：“杨老板，对不起，请先坐一下，我把账房里的那几个人打发了就来。”说着，傅老板拱了拱手，急急忙忙地出去了。临出门，他好像无意似地顺手把门带关了。

毛泽民仔细留神着外面的响动，听到门上“咔嚓”响了一声。等傅老板的

脚步声远了以后，他马上敏捷地跳到门前，轻轻一推门，遭啦，门被反锁起来了。傅老板想出卖自己！刚才的疑问被证实了。毛泽民估计，今天自己来得很突然，傅老板一时来不及找人去警察局报告，现在，他一定是干这个事去啦。时间紧迫，得赶快想办法呀！

毛泽民冷静地观察了房中的环境，从炉子边上拿起一把大铁钳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几下就把临街的木窗棂撬开了。他看看街上行人不多，便跃身跳了出去，扶正头上的礼帽，掸掉长衫上的灰尘，倒背着双手，大摇大摆地走出小街，消失在十里洋场的人海中。

等到傅老板叫来警察，毛泽民早已无影无踪啦。

（四）杨老板“卖”工厂

打这次以后，上海的局势更加恶化了。国民党的宪兵、警察和“包打听”，像疯狗一样地四处乱窜，妄想把我们党的地下机关都找出来。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是多么困难啊！

为了坚持工作，不被敌人发觉，毛泽民带领同志们经常给机关换地方，以避开敌人的耳目。但是，由于大家的白区工作经验不足，终于被敌人的“包打听”抓着了把柄。

这是在1929年的一个傍晚，几个“包打听”在昏暗的街头乱窜，贼眼四处瞅。突然，这几个家伙出现在我们的印刷厂门口。在门外负责警戒的同志一发现情况，马上向车间发出信号。可是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同志们刚刚藏好印好的宣传品，“包打听”已经闯进来啦。他们发现了来不及卸下来的、印刷机



上印宣传品的铅字板,事情全露底啦!于是,尖厉的警哨响起来了,在四周巡逻的国民党宪兵马上将车间团团包围起来。

这天,毛泽民正在印刷厂的账房里清查账目,突然,他听到门外的车间里吵成一片,便机警地从门缝里一瞧,糟啦,车间里进来了许多国民党的宪兵和“包打听”,好多工人被抓起来了。毛泽民忙从柜子里提出一袋党的经费,迅速打开了临街的窗户。他正准备跳下去,但又站住了。他想,不能走呀!自己的公开身份是老板,老板走了,下面的同志肯定会要受连累的,再说,印刷厂是党的宝贵财产,机器要是被敌人抄没了,将来再买进来就难啦,自己不能走,得留下来想办法保住机器!想着,毛泽民冷静地把钱放回原处,从容地打开了房门。门外,四、五支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毛泽民的胸膛,把他逼到走廊上。一群“包打听”狗抢屎一般地闯进账房。只听到里面翻箱倒柜,乒乒乓乓地响成一片。毛泽民的心里很坦然,因为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了,警惕性特别高,党的机密文件他总是及时处理掉了。现在,账房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。果然,没过多久,一个戴鸭舌帽的瘦高个子拎着一只装着光洋的袋子,叮叮当当地走了出来,他把头朝毛泽民歪了歪,阴阳怪气地说:“怎样?跟老子去走一趟!”

毛泽民见他像个头目模样,便对他说:“一人做事一人当,我是这里的老板,出了什么事问我好了。这些工人兄弟是我雇来的,他们不过是赚点钱糊口,与他们无关。”

敌人见毛泽民把事情都一肩挑下来啦,就把工人都放了。毛泽民一边跟着敌人往外走,心里一边想着主意。

没多久,敌人把毛泽民带到了一家旅馆,关在四楼的一间房子里。他